

抗战题材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——

“像是直接从生活中抓出来的”

★ 抗战主题图书回眸



传播概况

1949年11月27日,24岁的徐光耀在天津写出了抗战小说《平原烈火》。当年《人民文学》节选发表时,编辑们将其称为工农兵创作的第一座“纪念碑”。这部长篇小说以1942年日军“五一一大扫荡”为背景,展现冀中军民的反抗斗争,塑造了以周铁汉为代表的战士群像。书中情节多源于作者亲历的真实事件。

1950年6月,《平原烈火》由三联出版社出版,一经推出便激荡文坛。随后,这本书于1951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,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。它的问世,不仅激发了广大读者对那段烽火岁月的深刻回忆与共鸣,也为之后革命战争题材创作铺下坚实基础。许多作家在《平原烈火》的激励下,纷纷投入到革命战争题材的创作中,为新中国文学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作家心语

我首先是战士,然后才是作家,我的文学创作离不开抗战情结。那段难忘的岁月、难忘的生活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,那里有我最可爱的乡亲、最亲密的战友,把这些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,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责任。所以,最初我写《平原烈火》,就像是直接从生活中抓出来的,虽然艺术性有所欠缺,但最可贵就是真实,以至于我现在读起来都常常会落泪。我想,这部小说之所以到现在仍然有读者,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真实。

……

那些战争中的英雄们,他们用自己的青春、鲜血和头颅,创造了无数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事迹!是那般的伟大,那般的壮烈,那般的动人!又是那般的多样和丰富!任你有多少支笔都是写不完的。

……

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,其中充满了曲折艰难、流血牺牲,所以我开始思考表现战争残酷、曲折和悲剧性的一

★ 书苑随笔

在我书柜的一侧,静立着数十本日记。它们像时光的素描笔,记录着我生命的轨迹。小学时那泛黄的软皮本,页角还蜷缩着橡皮屑的残骸。初中用的硬壳笔记本,四边已被岁月磨出温润的包浆。高中精装本的扉页里,至今夹着几片干枯的银杏叶。而当兵后的墨绿色记事簿,每一道折痕都刻着军营特有的直线与棱角。这些日记本以缄默的姿态站立,像一排时光放映机,忠实地保存着我成长的年轮。

有时,我随手抽出一本,指腹掠过封面细密的纹理,那些褪色的字迹便如同被按下了播放键,将往昔的光影一帧帧投射在记忆的幕布上——我看见那个在台灯下咬着笔杆的少年,看见钢笔尖在纸上洒开的墨痕,甚至闻到了训练时的硝烟味。

它们携带着往昔的温度,或许是晨读时沾染的朝露气息,抑或是夜灯下浸润的暖黄光晕。纸页翻动间,我恍然领悟:最宝贵的写作课,不单单在名师的课堂上,更隐匿于那些与自我坦诚相见的私语之中。每一笔略显青涩的描摹,



面,在艺术上实现了一些个人的突破。我就是想告诉读者,战争是什么,战争会带来什么。即使最后战争胜利了,我们也不能轻易忘记那段历史,那段承载着血与火的记忆。

——来源于《文艺报》(2021年5月17日)《徐光耀研究论集》

“我觉得我一辈子搞文学,虽然很笨,很机械呆板,但是我爱好文学,我在文学‘肯钻’,‘肯钻’两个字是我一生的座右铭。我只要爱好文学了就会生命地去‘钻’它。”

——摘自《徐光耀文学创作80年座谈会发言》

(以上内容为郭萌萌辑)

当代视角

把文字铸成烈火

■李西岳

徐光耀的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描绘了1942年日军“五一一大扫荡”的历史场景。日军的残酷“扫荡”,使我抗日根据地遭受了严重损失。冀中军区下辖的一个大队,在突破日军防线后,由最初的100人锐减至仅剩37人。他们与上级失去了联系,而日军则通过碉堡、公路、机动巡逻以及“皇协军”等,严密控制了局势,死亡的阴

影在冀中蔓延。

这支小队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,侦察敌情,集中出击,击毙首恶,分化伪军,孤立碉堡,最终成功实现了突围和转移。小说热情讴歌了燕赵大地上中华儿女同仇敌忾、共御外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

阅读过冀中抗战题材小说的读者,必定会对《烈火金刚》中的史更新、《敌后武工队》中的魏强、《平原枪声》中的马英等主人公印象深刻。他们共同的特质在于都是出身贫苦的农民,兼具勇气与智谋,历经战火的洗礼,最终成长为令人敬仰的抗战英雄。

该小说的突出之处在于着力刻画了独具特色的抗日英雄形象。徐光耀作为一名抗战老兵,历经上百次战斗,选择这一类型的抗战英雄作为小说主人公,对他而言并非难事。然而,他笔下的主人公周铁汉却有着独特的身世:他是地主的“儿子”,其亲生父母皆为贫苦农民。因欠地主家租子,加之地主家膝下无子,父母无奈之下只得让他卖身抵债。后来,地主的妻子自己生下儿子,周铁汉随即遭受虐待,最终他毅然离家,投身八路军。

周铁汉虽然胆小、想家,但在关键时刻却总能展现出惊人的“处见勇”的反差人设。他效仿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关羽长刮骨疗伤,亲手从自己伤口中拔出碎骨,充分彰显了革命军人的钢铁意志。此外,他和弟弟三生一同被日军俘虏后,虽饱受酷刑但坚贞不屈,还

■韩光

温暖与关怀,静静地躺在我的脚边。”这样即兴捕捉,让我的心灵得到慰藉。

在写日记的过程中,我逐渐学会了如何细腻地观察生活,如何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。这些宝贵的经历,都成为我日后创作的重要源泉。

汪曾祺曾言:“写日记时,应努力学习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,力求语言的精美。”受此启发,我便开始尝试。譬如,在阅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之后,我尝试以保尔·柯察金的视角来描绘连队的训练场,记录下炊事班切菜时“刀锋与砧板碰撞的节奏”。这些略显笨拙的模仿,正如新兵练习队列动作一般,让我在反复实践中逐渐掌握了文学表达的韵律。

当年的日记,不仅帮我回忆起新兵时期的点点滴滴,而且还为我日后的业

不断鼓励弟弟保持革命气节,宁死不屈。

在他眼里,于民族危亡的熔炉中,懦弱者将化为灰烬,坚贞者须淬炼成钢。周铁汉这位战士身世背景复杂,在当时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中,能塑造出这样的英雄形象,确实是极为难得的。冀中民间流传着两句俗语:“自古英雄不问出身”与“出水才见两腿泥”,这在他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。

此外,大队长钱万里与副政委薛强均展现出不同的个性特点,特别是少年英雄“瞪眼虎”,其机智与可爱,为作者日后塑造小兵张嘎的形象提供了雏形。换言之,《平原烈火》成功刻画了各具特色的抗战英雄群像。

这部作品的另一突出特色,是语言生动,可读性强。冀中人性格刚毅,言谈风趣,语言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。徐光耀身为冀中人,在《平原烈火》一书中,将这些特质贯穿于人物对话、心理刻画及环境描写之中,使得作品特色鲜明,趣味盎然。

比如,小说开头这样描述:“1942年5月,冀中抗日根据地整个地翻了一个个过儿。”此句中的“翻了一个个过儿”正是冀中方言。俗语“过了筛子又过箩”,形象地体现出敌人“三光”政策的极度残忍。又如,“残酷的战斗,到处是一片红火……遍地是‘嘎嘎嘎咕咕咕’的枪响,遍地女人哭孩子叫……”这些生动、真切的描写,使读者如同亲临其境,特别是象声词的重复使用,把战争的野蛮与残酷展现得十分透彻。

“面对敌人的包围,中队长周铁汉挥舞盒子枪,声如铁板般吼道:‘有没有骨气就看今天了’。”语言刚劲有力,简洁传神。“枪同人一样,即便受损,也有它的功绩,远胜过那些终生无用的枪。”以枪喻人,展现了革命战士对尊严与荣誉的执着,凸显了钢铁般的坚毅品格与质朴动人的感染力。

现在重新品读《平原烈火》,合上书页思索,既能感受到故事的鲜活精彩,又能领会内涵的丰富深远。作者把文字铸成烈火,将纪实与文学特质巧妙结合,文思激荡、笔势刚健、运笔流畅,唤起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。

在阅读过程中,读者会深刻感受到作品所展现的冀中军民那种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的英雄气概。他们不是孤军奋战,而是同仇敌忾。无论是八路军战士、村干部、地方工作人员,还是普通百姓,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抵抗侵略。宁死不屈的战士、舍生忘死的群众、在烈火中成长的孩子,他们用生命诠释了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,重读这部小说,对于理解抗战文学叙事以及解读那段旷日持久的抗战历史,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上图: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平原烈火》插图,选自彦涵的木刻画作品《来了亲人八路军》。

余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。我的小说《新兵纪实》正是基于日记内容,经过艺术提炼与加工而成。马烽先生曾将日记素材比作“工具箱里的零件”,此言不虚。比如,在描写新兵们手忙脚乱打背包的场景时,当年的日记为我提供了生动而细腻的细节。

时至今日,我给连队里的文学爱好者分享经验时,总建议他们从日记起步。这是真切体会:当你在日记里认真描写班长示范战术动作时的身姿,军旅文学的力量感便有了;当你记录下夜间紧急集合时的心跳声,文字的感染力就活了。写作不是遥不可及的事,它就生长在每天记下的军营生活里。

有一位作家曾说:日记的表现形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,也是每天对自己心灵的剖析、检点和洗涤。坚持数年,才能看到它的好处。

多年的实践证明,这话说得非常对。我写下的这些日记不仅是军旅生涯的见证,更是文学梦想萌芽的苗圃——每一页都在培育未来的可能。而我要做的,就是继续保持提笔的虔诚,像士兵爱护武器那样,珍惜每一个可以记录的时刻。

★ 深阅读

《我的红军生涯:王世泰回忆录》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整理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,记录了王世泰将军从20世纪20年代投身革命,到参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、领导西北武装斗争的完整历程。

翻开回忆录,那些看似平淡的叙述蕴含着对历史现场的还原。在“鏖战张坪”一节中,书中写道:“秦岭山区的地形十分复杂,悬崖陡峭,道路崎岖,森林茂密,荆棘丛生,部队翻山越岭,穿林涉水,不少战士累垮了,战马驮骡磨坏马掌,得不到更换,成了跛腿马……”这些白描式的叙述凸显出行军环境的异常艰难和战士们经受的磨难。

又如,在“寻找志丹”一节中,王世泰回忆起战士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,衣服破烂不堪,鞋子烂得无法走路,有的干脆打赤脚片走,竹桩、树桩扎破脚板,用破布一裹,继续行军。朴素的语言,生动刻画战士们的坚韧,让读者为之动容。

作品善于通过具体言行展现人物性格特点。例如,描写他初见刘志丹时:看完介绍信,志丹抬起头笑着说:“好,投笔从戎,有志气,欢迎!欢迎!我们队伍中就是缺少有文化的年轻人。”又如书中提到,刘志丹不仅提倡人人平等,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,而且身体力行,处处带头。他没有架子,与大家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他还经常抽空与官兵谈心,让他们心里没有“疙瘩”。路过群众家里,他就进去嘘寒问暖。当时刘志丹虽然还不到30岁,战友和乡亲们都把他当作亲人,连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和大家一样,亲切地称呼他为“老刘”。就这样,一个温文尔雅、和蔼可亲,讲究工作方法,充满人格魅力的领导者形象跃然纸上。

1932年冬,当被推选为红26军第2团团团长时,王世泰坦承:“我感到很突然,也很惶恐……向党组织表示自己缺乏军事指挥经验。”王世泰的坦诚,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立体、真实的革命者形象,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革命道路的艰辛。

王世泰的笔触,始终深情聚焦于人民对革命事业的生死相托与倾力支持。他回忆起红3团北上时,部队每到一地,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。他们运送伤员,送来送面支援前线。特别是许多大娘、大嫂抢着为战士缝补衣服、烧水做饭,军民亲如一家;大爷、大哥给红军铡草喂马,站岗放哨。王世泰在南梁养伤期间,得到王俊和张景文的悉心照料。尤其是张景文大姐,不怕脏,不怕累,给他洗伤、换药、做饭、体贴入微,关心备至。

这些淳朴善良的乡亲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与革命军队之间的鱼水情深。他们虽身处艰难困苦之中,但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民群众作为坚强后盾,红军才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,取得一次次胜利。这些具体而微的事例,生动诠释了“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,存在于民众之中”的道理。

《我的红军生涯:王世泰回忆录》的精神价值,在于它展现了革命信念的真实形成过程。王世泰翔实记述了刘志丹、谢子长等战友对他个人成长的深刻影响。他在《耿耿丹心照千秋》一文中写道:“50多年过去了,作

为在志丹身边工作多年,聆听过他无数次教诲的我,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那襟怀坦荡、忠诚宽厚的优秀品格,嫉恶如仇、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,多谋善断、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,洞察秋毫、勇于探索的实干作风……”正是在这些革命家的影响下,他看到身边的战友为了革命事业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,以血荐轩辕的气魄与反动物力殊死较量;看到土豪劣绅,山匪恶霸鱼肉百姓,横行乡里的恶行;看到人民军队纪律严明、团结友爱、为民谋福的崇高理想,更加坚定了他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。

王世泰这种返璞归真的写作方式,为当下的纪实作品创作提供了一种别样的美学参照。这本回忆录启示我们:精神的传承需要建立在真实性的根基之上。

合上这本沉甸甸的回忆录,那些朴素文字承载的情感依然在我的心中回荡。王世泰用黄土地般的语言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精神跋涉。那些雪地上的血色脚印,那些地窖里的生死守护,那些寒夜中赶制冬衣的身影,共同铸就了一座属于他们的精神碑铭。这座碑铭告诉我们:唯有真诚地面对历史,才能真实地创造未来;唯有扎根人民的土壤,精神的火种才能永不熄灭。

★ 文渊采英

1.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,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;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,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。

——冰心《谈生命》

2.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,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。

——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

3.生活是种律动,须有光有影,有左有右,有晴有雨;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。

——老舍《小病》

4.突破是一个过程,首先经历心智的拘禁,继之是行动的惶惑,最后是成功的喜悦。

——毕淑敏《养心的妙药》(黄建建整理)



长征

第6540期